

郑渊洁
成人荒诞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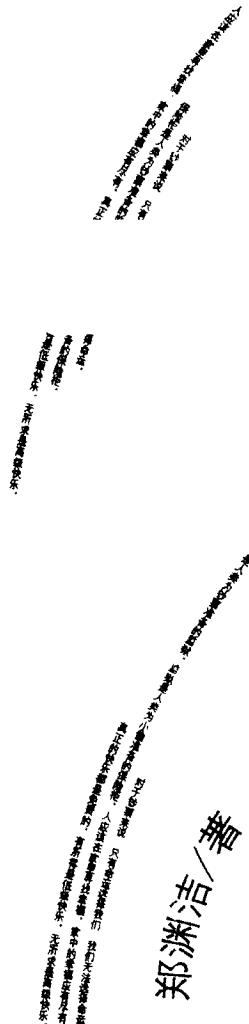
郑渊洁 / 善

我是钱

woshitiquan

我是钱

郑渊洁/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钱 / 郑渊洁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2006.4

(郑渊洁成人荒诞小说)

ISBN 7-5391-3320-1

I . 我... II . 郑...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4406号

我是钱 / 郑渊洁 著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7-5391-3320-1/I·830
定 价 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目 录

Contents

001 | 引子

008 | 结局

018 | 百元钞

币种:人民币

版别:1990年版

号码:PG04484158

047 | 50元钞

币种:人民币

版别:1990年版

号码:AU10539280

075 | 10元钞

币种:人民币

版别:1980年版

号码:TJ03903518

103 | 5元钞

币种：人民币

版别：1980年版

号码：FP55980166

139 | 1元钞

币种：人民币

版别：1960年版

号码：VII 92975321

163 | 1元钞

币种：美元

版别：1988年版

号码：A96898765A

引子

我望子成龙。我绞尽脑汁要让我的孩子出人头地。我不遗余力要让他卓尔不群。我害怕他辜负我的期望，怕得要命。每当我想象别人的孩子比我的孩子有出息时，我就出一身冷汗。我怕我的孩子40岁时到他爸爸家度周末时还是个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汽车的无名鼠辈。我不想给这样的人当爸爸，更不想给这样的人的儿子当爷爷。只有我自己明白，我之所以如此望子成龙心切，就因为我不是龙。

上个星期三我看到一张报纸上说，一个人能否成功，遗传因素占80%，剩下的20%是运气。那小子还有板有眼地说，这是地球上30多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联手经过27年调查得出的结论，还说在3000多人身上做了验证。还说自有人类以来，各种成功者世世代代出人头地，有的是隔代传，有的是代代传，还有的是隔二代或三代或四代五六七八代传。反正说一千道一万，现今世间的成功者，他的祖宗往上追溯一准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主。现今世间的不成功者，他的祖先一准是奴隶社会的奴隶（隔代传的除外）。

这篇破文章弄得我三天三夜睡不好觉。自翻家谱，家父是一家俗得不能再俗的机关的端铁饭碗的工薪干部，他天天上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得罪顶头上司，以此为代价换取每月少得不能再少的工资。家祖父是一介农夫，成分属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那类。家祖父的家父据说更穷，一家12口只有5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再往上寻根有一点可以肯定，原始社会里绝对有我的直系祖先，因为我的家

族不可能半途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看来,我的祖先在原始社会就没什么出息,准是一个月也打不着一只野兔的笨蛋,身不强力不壮,不会用树叶缝衣服,结果到了奴隶社会就当不上奴隶主,只有戴着脚镣给奴隶主打工。进入封建社会,接着给奴隶主的后代——皇帝当庶民。到我爸爸这辈子,继续没出息。

这文章还说,择偶最重要的是要看对方的家族,必须寻它的根,看其家族历史上有没有成功者。我顿时傻了眼,我择妻时,谁家穷谁家光荣,家史上一直穷更是件不得了的事。我的妻的祖先比我的祖先还穷。那作者说,如果父系母系双方都有强根,子女成功的概率绝对高。如果只有一方有强根,那么孩子成功的系数就是50%。如果双方都是弱根,孩子不可能成龙。他还说当今社会佼佼者的四代以上祖先95%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最后,那混蛋作者居然下了这样的结论:祖先好后代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有好祖先。

我不服气。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特殊情况都会发生,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子成就大业。同时,也让我的万世后代从我儿子开始有个好祖先,让他们代代传隔代传隔二代传隔三代隔四五六七八代传。

说归说,我心里底气还是不足。我想起打儿子两岁开始,我就带他报各种班。有音乐班、美术班、书法班、英语班……光是音乐班就分别上过小提琴班、钢琴班、手风琴班、二胡班。儿子两岁时学拉小提琴,一首《小蟋蟀》愣是拉了10个月也没学会,弄得他到现在一听说蟋蟀叫还两手发抖脖子发硬。其它班也是学无所成,班班半途而废,倒是我接送他“上班”时结识了一位同样接送孩子的年轻母亲,险些误入婚外恋的歧途,幸亏妻洞察一切及时指点迷津从而为社会减少了一个单亲家庭。据说,接送孩子上各种学前班各种奥校各种补校而结识的异性家长重新排列组合家庭的事例正呈迅猛上升趋势,导致不少孩子“上班”前是独生子女只有爸爸妈妈各一个,“下班”后变成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还多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听

说有一个女孩儿“上班”前认为 $1+1=1$ ，“下班”后咬定 $2+2=2$ 。

每当我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我就有气，全是名人的一统天下。今天这个影星被收购了，明天那个歌星有新欢了。一会儿某体育大军团结得铁板一块不姓一个姓愣是一家子志在为国争光，转眼又为了几个臭钱翻车闹得六亲不认，害得那些想沾光发大财的鼠目寸光的企业家恨不得下辈子变鳖。我之所以有气，说白了，是因为这里边没有我儿子。不行，花钱买电视机，哪儿能天天看外人的嘴脸！一定要把儿子培养进电视。

晚上，我走进儿子的房间，见他在看书。

“什么书？”我问。

“电脑发展史。”儿子说。

我从儿子手中拿过书，翻看。

怎么，电脑这么厉害？！美国穷小子盖茨通过玩电脑变成了美国首富？另一个美国穷鬼德尔摆弄电脑大发横财，他的公司年收入7000万美元！还有中国的求伯君还有德国的拉尔斯温德霍斯特都拿电脑当武器从一文不名变成了腰缠万贯名利双收大展鸿图。据说，这些人的祖先有的是给华盛顿擦皮鞋的有的是给威廉大帝的厨师打下手的。根都不红但苗却被电脑格式化得特正。

电脑？

电脑！

电脑!!!

让儿子接触电脑。

给儿子买电脑。

不懂电脑就是文盲。这句名言我怎么早没听说？

“爸爸给你买电脑。”我对儿子说。

“真的？”儿子很是兴奋。

我点点头，特享受。我知道，一台电脑的价格可达万元。给孩子买的东西价格越贵，对于父母来说，越是享受。

夜里，我和妻躺在床上就购买电脑一事进行可行性磋商和财务分析。

“大约多少钱？”妻问。

“1万元左右。”我说。

“这么贵？”妻惊讶。

“说不定这1万元能给你换回来1亿元。”我说。

“有奖销售？”妻的话显示出她的祖先根特弱。

我给她讲盖茨。讲拉尔斯温德霍斯特。讲德尔。讲求伯君。

“弄电脑的都能发财？”妻在论证。1万元对她来说不是小数。

“据预测，在21世纪，弄电脑的不一定都发财，但发财的人里10个有7个是弄电脑的。”我像在通过博士论文。

“另外3个是弄什么的？”妻的思维路数和一般人不一样。

“汽车。”

汽车的价格明显比电脑贵。妻只有选择电脑。

妻在床上给我们家买电脑办了签证。

第二天，我去银行取款。

银行的小姐是阴阳脸，存钱时一副面孔，取钱时另一副面孔。

“取这么多钱，要事先打招呼！”那小姐绷着如丧考妣的脸，训斥我。

“没有这个规定吧？”我故意扭头看墙上的规章制度。

那小姐瞪了我一眼，不情愿地给我办取款。

我站在柜台前等钱，身边是弱不禁风一看就是营养不良从小没喝过牛奶的手持警棍的保安人员，我觉得贴张关公的照片都比他能震慑住抢劫犯。

小姐递给我的钱全是10元一张的。

“能不能给100元一张的？”我问。

“没有。”她说。

我在心里骂了一句档次最高的脏话。

星期日，我和儿子一起去买电脑。

电脑这东西的确奇怪。过去我们家买过不少通电的物件，比如电视，比如洗衣机，比如电冰箱。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家里只是多了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可电脑却截然不同。

我想，可能所有拥有个人电脑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电脑是有生命的物体，与其说它是一台电子仪器，不如说它是一个朋友更确切。

自从电脑到我们家落户，我们家就像多了一个成员。我问妻和儿子，他们都说有这样的感觉。

除了上学，儿子就像长在了电脑前。他掌握电脑的速度之快，令我吃惊，只有四个字能形容他和电脑的关系：无师自通。我甚至觉得，电脑这东西是属于年轻人的，年龄越小，接受得越快。

看着儿子坐在我花自己的钱买来的人类智慧的结晶面前敲击键盘，我觉得无比自豪和享受。此时此刻，望着他的背影，我认定他就是未来的盖茨，未来的世界首富。

“不会影响学习吧？”妻看着废寝忘食与电脑为伍的儿子，有些担心地问。

“不会。”我摇摇头，“就算影响了，也是得比失大。他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60%没用。”

妻瞪了我一眼。

“我昨天看到一本书上引用了一位名人的话，那名人说，认识500个字，当作家就足够用了。会四则运算，当企业家就足够用了。”我对妻说，“知识不等于聪明。不是知识越多越聪明。”

“也不知他将来到底能混成什么样。”妻用充满母爱的目光望着敲键盘的儿子。她望子成龙的心情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好几次在梦中呐喊要给名人当妈妈。

不知不觉中，我对电脑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经常漫无目的地坐在电脑面前，让它听我的指令，受我的指挥。人大概都想管别

人，而我活到今日除了管孩子还从未管过任何人。电脑给我填补了这个空白，它让我过当官的瘾，过管人的瘾，它无条件听我的。

我在一家生产验钞机的公司工作。公司的生意很不景气。这倒不是说假钞少，而是生产验钞机的公司比较多，而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和价格都不令人满意。我们公司的经理天天烧香祈祷上天多造一些制造假钞的罪犯，就像靠擦洗汽车吃饭的人天天盼下雨和生产空调的人天天怕下雨一样。

现在我知道了，当你决定是否在一家公司就职时，如果你的老板已经35岁以上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看他在这35岁的生命过程中有没有成功的经历。如果有，你就舍命陪君子，死心塌地与他和他的公司风雨同舟；如果没有，你趁早另攀高枝。一个当老板的人到了35岁以后还没有任何成功的经历，他今后绝对不可能成功。一家公司的成功，实质上就是总经理的成功。同样，一家公司的失败，实质上就是总经理的失败。当我明白这个真理后，我已经逾40岁了，一个招聘启事上谢绝跳槽的年龄。

退一万步，将来我的儿子没出息，沦落到只能给别人打工时，我要叮嘱他一万遍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有成功经历的老板。

由于我们公司不景气，上个月发不出工资，老板只好发实物抵工资：每人5台验钞机。

昨天下班时，公司经理宣布从本月起本公司实行每周休3天工作制，他还美其名曰这是对《劳动法》的发扬光大。其实傻瓜也知道，这都是库里那些存货闹的。公司库存产品与老板的智商成反比。库里积压的货越多，老板的智商越低。反之亦然。

白天在家待着百无聊赖，我送走上学的儿子和上班的妻后，先是站在窗前往楼下看，看穿梭不停的汽车，看匆匆行走的人流。看人家忙，忧自己闲。我感慨万千，人活着就得干事，有的人干得好，有的人干不好，同样是人。其实，不管干什么，要干就干好，要么就别干。我叹了口气，坐到了电脑前。

我接通了电脑的电源，我没有按键盘，而是冲着屏幕发呆。说实话，电脑对我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用它管理家庭财务？笑话，我家的流动资产目前低于这台电脑的价格。用它做文字处理？我又不是作家。再说了，就算我是作家，我也绝对不用电脑写作。电脑写作没有手稿，傻子也知道，最值钱的就是传世之作的手稿。前几天在报上看到，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的手稿拍卖得了700万美元。只有没自信的作家才会用电脑写作，他认定自己的作品不会跨入文学名著的行列。还有，作家吃的是大脑饭，写作时如果让电脑辐射着大脑，久而久之，大脑沟回准发生异化。说白了，用电脑写作是在过一种发表瘾，看到自己刚写出的文章变成了印刷体，绝对能产生阿Q式的极度满足。说来说去，别人能拿电脑直接发大财，而电脑对我们家来说，只是望子成龙的敲门砖。

我想把这台电脑变成聚宝盆，可我束手无策。

我泡了一杯茶，一边喝一边玩电脑麻将游戏。这台电脑对我来说，就是麻友，一顶仨。花1万块钱能买3个随叫随到的不用招呼吃喝赢输钱不伤和气的麻友，也值。

玩累了。我的视线落在了放在电脑旁边的一台验钞机上。

“把验钞机接在电脑上？”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荒谬的念头，“电脑验钞机准有市场，精确度高。”

我拿过验钞机，看它的后边，还真有几个插孔。

我翻出几根连接导线，将公司当工资发的验钞机与电脑的主机“联网”。

“如果成功了，就去申请专利。”我闭上眼睛，在心中祈祷好运气降临到我头上。我甚至已经为由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起好了名字：奔腾电脑验钞机责任有限公司。

结局

我屏住呼吸，接通电脑的开关，再接通验钞机的开关。我从抽屉里取出一张100元面额的钞票。

我将钞票展平，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将印有毛周刘朱头像的钞票放进验钞机。

我听见电脑主机里一阵噼哩啪啦的响声，我吓坏了，认定电脑不支持验钞机，或验钞机不兼容电脑。我急忙伸手去关电脑的开关。

就在我的右手食指即将接触电脑开关的一刹那，我看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图像。

我的手缩回来了。

电脑屏幕上的图像像一出电视剧，有人类，有景物。电脑的光驱里空空如也，这真实的场景从何而来？我懵了。

和验钞机有关！

别无解释。

我激动了，真正意义上的激动。我注意观察屏幕上的画面，像是一家印刷厂，印刷机在疯狂地印着什么，看清了，印的是钞票！崭新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钞票排着队从印刷机上走下来。我头一次见这么多钱。从电脑屏幕上看雪片一样的钱，我切实感受到电脑与金钱的关系。

一张百元大钞的特写镜头。

“突出它干什么？”我纳闷。

突然,它的号码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张100元面值的1990年版的人民币的号码是BS10305989,我看了一眼验钞机里的钞票的号码,也是BS10305989!

验钞机里的钞票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我的大脑迅速运转,思索这一不可思议的事。

屏幕上的编号为BS10305989的100元面值的人民币与别的兄弟姐妹钞票打包后在武装警察的押送下离开了制钞厂,进入了银行的金库。尔后,它到了一位男士手中……

我明白了,验钞机和电脑联接后,电脑就显示出每一张被验的钞票从制造出来一直到此时此刻的全部经历!

当我确认这一发现后,我感到周围一片寂静,静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尽管此时此刻窗外马达轰鸣人声喧嚣,可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敢说,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时准和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人生最地道的享受是有新发现。

为了证实我的发现,我又换了几张不同面值的钞票先后放进验钞机。

试验结果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验钞机和电脑联接后能完整地展示每一张钞票的全部经历,像演电视剧一样的展示,有形有声有色。

我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了,翻出我能找到的所有钞票,挨个欣赏它们的经历。

太丰富了。太引人入胜了。即使是想象力等于零的人,也能想象出我看到了多么生动的人间悲喜剧。我真没想到,我家里的一张10元面额的人民币曾经被xxx使用过!xxx,我不说出她的名字,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的名字,我居然和她使用同一张钞票!要知道,我曾好几次梦见她,醒来后再看她主演的电视剧时心里挺内疚。

世界上不管什么事,有得就有失。我攥着那张她曾经攥过的钞票只欣喜了片刻,屏幕上的她数钞票时的表情比我老婆还俗还档次

低,说句电脑术语,她和钞票的兼容程度比我们这个穷家还高。完了,我再也不会梦里寻她千百度了。这也好,再看她的电视剧时,用不着数九寒天还得面红耳赤地向妻解释说今天怎么这么热。

妻和儿子几乎前后脚进家门。

妻一眼就看出我不正常。

她用上下五千年的眼光搜寻了一遍家中的陈设,特别重点地巡视了床和卫生间。被她找到的几根长头发经过鉴定都是她头上土生土长的。

“你怎么了?”妻审视我。

我想卖关子,想大喘气,想尽量把爱因斯坦的感受绷一会儿再告诉她。

“爸,您这是干什么?”儿子在他的房间里大喊。

“怎么了?”妻认定儿子发现了作案工具,她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儿子的房间。

我紧跟。

“您干吗把验钞机和电脑连在一起?”儿子显然急了,他怕弄坏了电脑。

妻盯着我,等我解释。

我就要向亲人宣布我的伟大发现了,我激动万分。说实话,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和家人在一起。我看到很多人不愿意在家待着,他们喜欢什么社交,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让给外人,傻蛋。亲人是骨和肉的关系,外人是车和车的关系。骨肉分离就无法生存,车和车太近准出事故。

“你们先坐下。”我让骨肉坐下,“咱们家马上就要告别无名鼠辈的行列了。”

妻和儿子对视。

“你们谁身上有钱?”我笑容可掬地问。

“干什么?”妻问。

儿子掏出1块钱。

我将钱塞进验钞机。然后接通验钞机和电脑的开关。

“这是什么？”儿子先发现屏幕上的电视剧。

妻也瞪大了眼睛。

“奔腾验钞机。”我一字一句地说。

“奔腾验钞机？”儿子不明白。

我顿顿嗓子，将我的杰作向骨肉血亲通报。

我看得出，他们的大脑不支持我的话，但他们的眼睛却无法拒绝——电脑屏幕上正在上演这张一元钞票的传记片。

儿子又掏出一张1毛钱的钞票，替换那张一元钞。另一部电视系列剧开播了。

“伟大。”儿子从牙缝儿里挤出两个字。

妻没有话。她的呼吸急促起来。我了解她，她只在兴奋时才这样呼吸。

我们被这张1毛钱钞票的传奇经历吸引了。这是一张1962年版的钞票，它的30多年坎坷经历一直让我们看到次日凌晨4点30分还只看了7年零5个月21天。

我们不吃不喝不睡。遇到不适合儿子看的镜头(人类并非光用钱买食物和日用品)，妻建议儿子扭过头去，我认为大可不必，神秘感才是万恶之源。妻只得妥协。

“我有个建议。”儿子下意识地举手要求发言。每当看到儿子在家举手，我就在心里骂学校，长嘴就是说话的，为什么要先征得别人的同意？

我和妻看儿子。

“咱们把每一张钞票的传记片存盘，然后想办法转录到录像带上，再拿到电视台去播放，收视率准特高。”儿子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话。

“干吗送？是卖。卖给电视台。”妻的话更掷地有声。

谁说我们家的祖先没出息？单凭儿子和妻的这两句话，我们的祖先最少也当过三品干部。

现在电视台越办越多，好的电视剧越来越少，那些三流编剧四流导演五流制片六流摄像七流场记八流服装九流美工十流配音十一流演员把个电视屏幕搅得乌七八糟做作横行无病呻吟弄得观众看也不是不看又没事干看电视像受刑。

“咱们这电视剧一播出，准轰动。”儿子断言。

我和妻一致同意儿子的论断。

钞票传记片精妙绝伦。一部比一部精彩，一部比一部带劲儿。

我们开始尝试将存入硬盘的钞票传记片转换到录像带上。

当时针指到早晨7点31分时，转换成功。

“世界上所有编剧、导演、演员和制片人将失业。”儿子庄严地说。

“世界上又要多一个百万富翁了。”我说。

“是亿万富翁。”妻更正我。

“是世界首富。”儿子给我们家的资产定性。

我们全家围坐在奔腾验钞机旁，无比珍惜当穷光蛋的最后时光。

“咱们必须暂时垄断这项技术。”我制定纪律。

妻和儿子发毒誓为奔腾验钞机保密。

这天，妻没上班儿子没上学，我们忙了一天，将一张10元钞的传记片录在20盘180分钟的录像带上。

这片子气吞山河催人泪下荡气回肠情真意切谁看了谁不说好谁准不是人。

“爸，可惜咱们家没有美元，将美元放进验钞机准更精彩。”儿子在24小时之内无数次显示出非凡的天才。

“明天我去找一张美元。不光美元，咱们还要找卢布，找港币，找马克，找英镑。”我说。